



重推

# 走进西域探历史遗址

□ 宁强



吐鲁番交河古城遗址 赵建华

古称“西域”的广袤地区,既有雄奇壮阔的戈壁沙漠,也有富饶美丽的湖泊山川,更有勤劳勇敢的人民。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诗里讲到的天山,就是横贯新疆大地的标志性山脉。而万里长风吹度的玉门关,位于新疆与甘肃的交界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这个著名的玉门关,在唐朝诗人戴叔伦的诗里还是“国门”的象征:“汉家旗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这句“何须生入玉门关”显然是对汉朝著名军事家、外交家班超留下的名句的回应。“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班超这句话,透露出对家乡故国的无比眷恋和对国家使命的无限忠诚。

20世纪初,由于清王朝的衰败没落,怀有殖民野心的西方列强纷纷派人进入这片地广人稀的地区从事地理测绘和考古发掘,为数众多的古代文明瑰宝被洗劫,运往欧美诸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幸运的是,体量较大的寺院遗址、佛教石窟、古代城堡等历史遗迹搬运不便,因而得以幸存至今。

如果去新疆,都能看到什么东西呢?有三大类型的东西可看。第一类是古墓地,这往往是集体墓葬,所以说它有讲究,而且保存得也比较好;第二类是佛教的石窟,石窟与各种壁画、彩塑;第三类是城邦,各种古城的遗迹。

先看古墓,在观察古墓时,要注意它的结构,有没有一个中心点,如果有,再判断它埋葬的是不是国王,或是全国最重要的人,如果是,他会被埋在中间,大臣或是普通的民众则埋在四周。

去新疆要看的第二大类型是古城遗址。西域地区的古城遗址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保存完好,很多地方都没有经过后代的改造,视觉上也非常震撼,它们所包含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相反,内地很多古城经过了历朝历代不同的改造,而且在战争中都已经被摧毁了不知多少遍,远不如去西域看到的古城那么完整、生动,我们甚至都能识别出城市里的各种功能区,找到当时的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所留下的箭头、刀;看见城里居民到哪里去取水喝,到哪里去乘凉。

比如去看高昌古城,或者交河古城,这两个古城离得不远,但是由于它们的修建方法,现在所能看到的状况就很不一样了。有的是以寺院为中心,有的是以皇宫为中心,还可以看到附属的各种建筑。

古城是人口聚居的地方,因为戈壁滩上的生存环境很糟糕,要单独在外生存,是相当不易的。所以人们便聚集在一起。比如精绝国,尽管只有500户不到,但大家抱团取暖,形成一个小国家。国家就得修一个都城,都城修起来,大家就都住到首都来了,36国就有36个都城。

因此到西域去,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城邦,既有汉式的——四四方方的古城,每一方各有一道门;也有像交河故城的,修到山顶、高台上的,那是为了方便防御,也因此,修的门、主干道、各种布局都不一样。

去新疆参观、考察,能够看到的第三大类型就是佛教石窟寺庙。新疆遗存的佛教石窟寺庙特别多,而且造型很丰富,既有汉风的,也有当地风格的,非常丰富。继续往西,就可以看到用土和土坯垒起来的人造石窟。这和在内陆看到的,开在山崖上凿出来的石窟是不一样的,在戈壁滩上、平地上,怎么造石窟啊?所以有的就挖到地下去了,还有大量开凿在峡谷里的石窟。

然后你就看到了克孜尔石窟,到了南疆还可以去看一些垒起来的特别的小寺院,这些也都要回到石窟类型里。单单在龟兹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库车地区,就可以看到至少7个佛教石窟群,仅克孜尔石窟就有几百个窟。还有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台台尔石窟……这些石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内地的一些地方文明,因为你可以看到它们在敦煌的影子,在凉州古城的影子,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影子,这样一看,你就知道西域的石窟艺术有多重要,因为它是中国石窟艺术的源头。

在这些寸草不生、荒凉的古城遗址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古老文明消失后沉重的身影。在这些石窟里,我们更能看到人们的信仰和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从此生出的灿烂花朵。

《中国石窟之美:走进西域》,宁强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塞上曲》,李学辉著,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玉门关小方盘城遗址 资料图

甘版图书

## 静水流深的历史穿透力

□ 程昶

李学辉的《塞上曲》与先前作品《末代紫皮手》《国家坐骑》共同构成了一个恢弘完整的“凉州三部曲”,为河西走廊上这块瑰丽神奇、深具历史底蕴的土地树碑立传。读完全作,笔者脑海里时隐时现的是“寻根”这个历久弥新的文学思潮。

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根源是传承,以及同时代作家之间的互相影响。《塞上曲》中细水长流般的线性叙事,对历史中的生活细节进行了特别扎实的史料考据与文学性的复现。

李学辉作品里的人物,总是在心中蕴藏着某种追求和期望。主人公穆斑蚤即使面对着必然性的早逝命运,也没有丧失对生活的希望,无论是对吃喝的兴趣,还是从一草一木、一事一物中发掘自然与生存的美感,都是人类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萨镇淮作为留过洋的火药专家,因与上级关系不睦,被贬斥到凉州。在流放的命运里,他念念不忘制造出强力炮弹,以抵御外敌的侵略,心里充盈的是对社会历史走向的忧虑。凉州火药局的军匠、教匠这两位穆斑蚤人生中的长辈,身处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仍然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本分。他们虽然不了解国际大势,但那份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依然可鉴。这部小说中插入的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被贬谪途中经过凉州的一段故事,让历史的真实与作家的虚构相结合,这种虚实相间的叙述模式,清晰地展现出特定年代的人情冷暖,世故人心。

也许有读者会疑惑,《塞上曲》中对于斑蚤弹的描述,以及展现凉州风俗的很多药草草木的描写,是否带有脱离现实的神话色彩?罕见性的故事,是李学辉小说中一个非常触目的叙事特征,它引导读者在阅读中获取全新体验,体验真实生

活中永远不会经历的人生。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学辉的作品抬起了深具社会性、历史性兼具传奇性的小说笔法,将逝去历史中迷雾一般的现实生活再次铺展在读者面前。以古人的视角,写出了历史的必然性。

在李学辉的小说世界里,穆斑蚤是一位贯穿始终的核心人物。他的成长,一悲一喜,与生存时空的交际,均以静水流深的笔法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作者能够写出这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作品,阐释出历史的必然性,其根基在于对历史本身的深刻理解。李学辉文字中的历史穿透力,写出了每个人物对生活的希望,以及人性中

对善与永恒的追求。因此,在小说的结尾,穆斑蚤脱离了既有的生命轨迹,去向南方,追寻未来。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给读者留下了思索和遐想的空间。

总的来说,《塞上曲》是历史事实和文学想象的巧妙融合。在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背后,凉州广袤大地上的山水异景、风土人情,也被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出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城市景貌的沧桑变迁,才是构成大历史能够存在并绵延的基座。基座组成者的悲欢离合,一代代的延续,也是历史整体面貌的鲜明体现。

《塞上曲》,李学辉著,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凉州夜色美 资料图

梁发蒂的新著《以理服人——新闻评论写作难点分析》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包括“难点分析”和“评论精选”两部分。前者从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出发,全面、系统地梳理新闻评论写作的基本理念和写作难点,涵盖了选题、角度、论点、论据、分析方法、论证方法等许多重要内容;后者是他从近年来发表的上千篇言论中精选的60多篇评论作品,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作者的独特视角与写作风格。

新闻评论是对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发表意见的一种应用文,它既要有思想性和理论性,又要写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也就是说,一篇好的评论必然是字斟句酌而写成的,语言表达要准确、规范、严谨、平实,一个字词,一个标点,都需要反复推敲,对表达能力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如何才能让评论写得更有说服力、更具吸引力呢?梁发蒂认为,新闻评论首先要挑好选题,即确定“写什么”,写什么比怎么写更为重要。“选不好题目就注定写不好评论,写得好先得选得好。”其次,一定要确立一个好的新颖而精准的论点。第三,一定要找准角度,这是评论者必须认真修炼的功夫。角度既是观测点,也是侧重点。只有把握好这两点,才能写出好的评论。

梁发蒂将新闻评论从种类上分为事件评论、话题评论和思想评论。事件评论又分为就事论事式评论和就事论理式评论,其观点建立在新闻提供的事件基础上,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拿事实说话,论证方法也要有逻辑。特别是“就事论事式评论”写作,是新闻评论写作的基础,考验一个作者的评论写作功底。评论作者只有将新闻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背景等真正吃透,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所在。梁发蒂认为,传统上对就事论事的评论存在偏见,不重视对事件本身的挖掘和分析,一味要求拔高或上纲上线,或者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这种看法并不可取。而话题评论中,新闻事件只是为了引出话题,引出话题,确立论点后,就不必纠缠具体事件,可以进行更为宏观的评论。

新闻评论的论点是一个判断。梁发蒂在书中介绍说,事实判断是关于真与假、是或否的判断,是有客观评判标准的。而价值判断是关于对与不对、好不好的判断,往往缺少客观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聚讼纷纭。角度、立场不同,结论也则不同,我们通常以是否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作为判断依据。

评论的论点必须靠论据支持,人们常说“摆事实讲道理”,这里的事实就是论据,当然论据不仅仅是事实,法律法规的条文,重要人物的论述,科学理论的成果,都是论据。有多少论据,说多少话。论据必须是真实可信的,虚假的论据、想象的论据、伪造的论据都是评论的大忌。

## 一道波澜壮阔的文化风景

□ 朱小平

方继孝这部《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令人耳目一新,叙述了20世纪一批作家在北京的生活和创作片段,计有郭沫若、茅盾、周扬、李六如、欧阳予倩、萧三、田汉、丁玲、邵荃麟、姚雪垠、杨朔、田间、郭小川、朱子奇、马烽、贺敬之、柯岩、徐光耀共18位名家。这些作家都是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坐标式人物,他们都曾来到北京,或长期或短暂居住。96岁的徐光耀先生为此书作序说:“他们生活和奋斗在北京,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为新中国的文艺繁荣做出过很大贡献。”

这些作家的代表作我皆曾拜读过,像郭老的所有诗集、历史剧、文史类集子等,姚雪垠的多卷《李自成》,茅盾、李六如、杨朔、郭小川、徐光耀的小说诗文集等,皆曾披阅。由此可见这些作家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深远影响。

历史人物是中国自古以来颇为重要的叙述题材,有着绵延不绝的优秀传统,传世名篇不绝如缕。

有“中国史学之父”盛誉的司马迁,其记叙人物的七十“列传”,不仅在《史记》中极为突出,其文学性尤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鲁迅先生赞其“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关于人物的笔记掌故,自司马迁之后,更是蔚为大观,仅举清末民初为例,写人物著书如徐凌霄徐一士兄弟、陶菊隐、郑逸梅、齐如山等,再往下如徐铸成、邓云乡、张中行等,皆堪称大家,文笔皆属上乘,引人入胜。

动态

## 散文集《人间烟火》出版

近日,我省女作家黄璨的散文集《人间烟火》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散文集入选由著名评论家古相主编,张映映、宁雨、黄璨等十位散文女作家联手打造的“稍吟文丛”第三辑。

《人间烟火》收录了黄璨二十余篇散文,分为匠心、流珠、伴侣、光年四个篇章。作者深入乡村的肌理和褶皱,关注农耕文明并由此构筑伦理世界的纹理,深情打量乡村工匠、民间艺人以及凡尘俗事,用满含慈悲的笔调,记录乡村的呼吸与心跳,书写乡村的文化气质和传承精神,向人们展现出普通劳动人民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蓬勃遒劲的生命姿态,从而唤

起人们对乡村遥远的怀想和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微的探寻。字里行间道出人生真味,情感如流水涌出笔端,跃然纸上。

著名作家、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在推荐语中写道:“黄璨的散文从平常生活细节中发现不平凡的诗意和意义,她有敏感的文学知觉,有对故事细嚼慢咽的优雅耐心,因此她的文字也需要细细慢读。”

黄璨,祖籍湖南涟源,现居甘肃金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2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荣获第三十届“东丽杯”孙犁散文奖,第五届、第六届“甘肃黄河文学奖”。

《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方继孝著,北京出版集团天津出版社出版)

《塞上曲》,李学辉著,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人间烟火》,黄璨著,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方继孝著,北京出版集团天津出版社出版)

《塞上曲》,李学辉著,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人间烟火》,黄璨著,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书评

用事实和逻辑讲清道理

□ 王郢